

王
氏
經
說

王氏經說卷第一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周禮

贊玉幣爵之事

天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尙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紹蘭按玉當爲王上經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文同一例則贊玉當爲贊王形之誤也鄭分玉幣爵爲三顯非經義蓋此經涉下經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几玉爵贊下有玉幣字而誤耳小宰職云凡祭祀
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其贊王句與大宰同正作王不
作玉是其明證鄭彼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
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是鄭亦謂從大宰助王又明
謂贊王更知前注之非矣九嬪職贊玉齎注云故書玉爲
王杜子春讀爲玉鄭知彼王之爲玉而不知此玉之爲王
何也說文王霸之王古文作玉石之王古文作尙可
辨識篆文則王王無別每易互譌鄭氏此誤與史遷因左
氏有齊侯朝晉將授玉之文誤爲欲王晉者相類

饋食之籩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棣榛實鄭注乾棣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紹蘭按朝事之籩八加籩之實八下經醯人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亦皆八知此籩實爲八無疑今祇五物或經有闕文賈疏謂經中桃是溼桃明有乾桃又以溼梅溼棗充之爲八今知不然者以經文桃與乾棣並列乾棣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棣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棣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溼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足知鄭

不以桃爲溼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
用乾不用溼溼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溼者不能時
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煮梅以五月煮桃以六月剝棗以
八月若籩實用溼臨時豈能備物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物供簿正卽此意月令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是果實成時自有薦新之典薦新用溼知常祭用乾
則饋食之籩明是有乾無溼也曼壽曰饋食之籩其實棗
桌桃乾燎榛實凡五物以
加籩蓀苽桌脯證之蓋薦籩加籩皆四物也加籩有桌則
不用於薦籩可知
棗棷桌脯注棗饋食之籩棷羞籩之實
桌脯加籩之實也可證是亦可備一說

共簋簠

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簋簠鄭注方曰簋圓曰簠賈疏方曰
簋圓曰簠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簠注內圓外方
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簠則內方外圓紹蘭按說文
竹部簠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簠黍稷圓器也从竹
从皿甫聲與鄭異誼周易損彖曰二簠可用享詩權輿疏
引鄭注離爲日日體圓與爲木木器圓簠象是鄭注易亦
以簠爲圓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簠毛傳圓曰簠是毛亦
以簠爲圓論語包注周曰簠簠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

內方外圓曰簋若據外而言是皇氏亦以簋爲方簋爲圓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鄭注竹簋方者器名
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據買疏更正如今天寒具簋
者圓此方耳賈疏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
而方故云如簋而方釋文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簋
但毛公大儒鄭君碩學豈有宗廟禮器方圓莫辨揆厥所
由簋簠二器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方圓之制各分內
外據外而言之說出子賈氏經典未有明文其內圓外圓
無文可證毛公詩傳鄭氏易注亦但以簋爲圓不分別內

外孝經鄭注內圓外方亦是總訓簠簋未指何器爲內圓
外方賈謂鄭據簠言蓋因鄭注舍人方曰簠圓曰簋彼疏
旣據外言故以孝經注內圓外方屬之簠其實舍人注亦
祇言方簠圓簋未分內外也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
方外圓曰簋詩權輿釋文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
聘禮釋文則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彼此互異
今卽以錢證之錢外郭圓而內孔方周謂之九府圜法亦
據外言則聘禮釋文爲是權輿釋文爲非毛傳據內故簠
圓簋方說文據外故簠方簠圓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圓

有異

率執事而卜曰

春官大宗伯率執事而卜曰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

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

見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

古周禮說大宗伯

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曰大鬼謂先王

也

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

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

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

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曰不謂祀宗廟用筮

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祀學鄭又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紹蘭按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用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春官籥人先籥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

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蒲筵莞席

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鄭注不
莞席加纁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紹蘭按上
文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此諸侯祭祀
之席鋪蒲筵于下畫文爲緣異于天子莞席紛純加莞席
于上以紛爲緣異于天子纁席畫純又無次席黼純皆所
以辨等差莞席細故天子以爲初設之筵蒲席粗故諸侯
以爲初設之筵既蒲爲筵自不得加以纁席故加莞席示

不敢同於天子非以縹柔懦莞清堅如鄭所言則是縹席不如莞席既非經旨且云又於鬼神宜按上云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天子祭祀亦用縹席豈不宜于鬼神乎斯不然矣

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

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嘗配之太平御覽
引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
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
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孔廣林曰謹按
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鄭君據此文謂周郊以
寅月魯郊以日至示先有事也故駁公羊說云魯用孟春
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而注大司樂冬至圜丘
之祭則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不同侍中說也魯無方
澤經傳不言鄭亦無說容與侍中說同紹蘭按祭法鄭注

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是圜丘與郊不同也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冬日至之郊祭蒼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不得祭昊天上帝以帝嚳配大司樂所言乃周于冬至祭天圜丘鄭謂天神主北辰旣引大傳禘祖所自出卽引祭法禘嚳以證是祭天圜丘以帝嚳配明與魯郊蒼帝以后稷配者不同故

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是先鄭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帝是後鄭亦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大司樂注謂主北辰此謂昊天上帝者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辰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有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

此尙書大傳鄭注非爾雅注

又云昊天上帝是北辰卽昊天上帝

然則圜丘是周祭昊天上帝故鄭注明堂位謂昊天上帝

魯不祭正同賈逵魯無園丘之說且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此鄭明言魯無冬至祭天園丘與賈侍中同尤其確證孔氏乃云鄭注大司樂園丘之祭爲禘其祖所自出不同侍中說是未攷周園丘祭昊天上帝以祖所自出之帝嚳爲配魯郊祭蒼帝靈威仰以祖所自出之后稷爲配賈侍中謂魯日至不祭天正以不祭昊天

上帝故云魯無園正也況郊與園正亦不同地大司樂賈疏謂爾雅土之高者曰正取自然之正園者象天園既取正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如賈所言則郊在南郊園正但取正之園者無論東西南北更知孔以魯郊當周之園正爲誤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請觀周樂集解引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若有他樂集解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一與賈侍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說同

歌哭而請

春官女巫凡邦之大莪歌哭而請鄭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賈疏引臨碩難曰凡國有大莪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

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
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
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
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
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紹蘭
按歌有樂而歌者有哀而歌者詩敘云情動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歌發于情
情有哀樂故歌亦有哀樂男巫大哉謂旱暵旱則必雩公
羊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何休解詁云雩旱請雨祭名使

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雩夏祭樂
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是雩之言吁呼也吁呼之
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舞之是雩不徒有歌且有舞此
其吁呼歌舞皆是哀籲以請非爲樂也康成謂有歌者有
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明歌哭皆主悲哀何得謂歌爲樂
至孔子哭則不歌以禮歌哭不同日是言弔赴之曰歌則
嫌于樂哀左氏云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故哭則不歌此
謂樂歌與大哉吁嗟之歌殊異臨碩此難失經旨矣穀梁
定公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

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所以舍其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請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集解引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可補男巫鄭注之闕

師都建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鄭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云師眾也都聚也主鄉遂民眾所聚

故謂之師都也紹蘭按師當爲帥字之誤也攷工記勦人
鄭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說文於部旗下引周禮曰率
都建旗皆其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率部率捕鳥畢也行
部衛部將衛也司常當作衛都爲正字帥率
皆假借字經典多帥率通用故說文作
率都鄭注攷工記作帥都詳見藻率條今經文及注疏皆
譌作師都賈疏且釋師爲眾釋文於司常不爲帥字作音
則唐時已誤矣

擣邦令

秋官士師擣邦令鄭注云稱詐以有爲者賈疏云謂詐上
命營構僞物之類也紹蘭按說文手部擣一曰擅也漢書

元帝紀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師古曰矯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矯發也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卽士師所云矯邦令謂擅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爲矯假借字耳矯矯音同而誼異矢部矯揉矢箝也謂枉者矯之使直矯則擅專師古謂矯與矯同非也

別罪五百

秋官司刑別罪五百鄭注別斷足也周改臙作別書傳曰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髡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臯陶改臠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陳氏疏證曰鄭于周禮司刑注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臠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尙書髡呂刑以髡爲剕失之髡者白虎通云脫其臠也剕說文作跽跽也跽斷足也是臠與剕異法江氏尙書集注曰伏生大傳言其刑髡則伏生尙書必作髡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亦作髡漢書刑法志引此下文跽罰之屬作髡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誦習之書故是今文也髡者剔

去郭端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髡爲跽呂刑有跽案鄭氏尙書是古文據云呂刑有跽則古文作跽矣夏承皋陶之後當有跽无髡據敘云訓夏贖刑則此所用者夏刑也故此當从跽也紹蘭按鄭駁異義皋陶改髡爲荆周禮司刑作荆故云周改荆爲荆說文跽跽也跽跽皆斷足是文改而實不改也陳氏謂呂刑作荆爲失當從今文尙書作髡江氏謂夏承皋陶後有荆無髡從古文作荆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又引元命包云髡辟之屬五百亦從今文今按尙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髡者以墨幪髡處

而畫之是唐虞已有髡刑但象之而已司刑鄭注引夏刑
髡辟三百足證夏初本用髡刑皋陶彼時尚在改髡爲荆
故夏刑後乃用荆穆王訓夏贖刑用皋陶所改故呂刑作
荆不作髡荆卽司刑之刑與鄭駁異義合然則呂刑當從
古文荆不當從今文髡矣江氏說是而云夏承皋陶之後
當有荆無髡則未攷司刑鄭注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秋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鄭注閒問閒歲一問諸
侯謂存省之屬王制孔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

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

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紹蘭按春秋經

書天王使來聘者凡七見

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
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

家父僖三十年宰周
公宣十年王季子

是周禮說與春秋經合知天子有下

聘之禮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集解引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

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釋云諸稱使者是奉王命

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

命故去使以見之然則祭叔以不得王命來故去使益知

書使來聘者得禮之正矣鄭注聘禮記大行人皆云小聘曰問明聘問同義故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注云存頌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則閒歲一問卽是閒歲一聘公羊天子無下聘之說於義爲短

簠盛稻粱簠盛黍稷

秋官掌客簠十簠十有二鄭注簠稻粱器也簠黍稷器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謂簠簠皆盛黍稷小雅大東篇有饌簠飧毛傳饌滿簠貌飧熟食

謂黍稷也。伐木篇陳饋八簋鄭箋盛其黍稷矣。明堂位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是毛鄭皆以簋盛黍稷。秦風權輿篇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是毛又以黍稷稻粱皆爲簋。實孔疏稻粱當在簋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如孔所言毛以禮物大具不應黍稷分爲四簋。故兼

有稻粱毛傳爲平常燕食非言正禮今以經證之聘禮云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簋繼之粱在北經舉八簋則
曰黍稷舉兩簋則曰粱可知黍稷在簋粱在簋也公食大
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鄭
注進稻粱者以簋禮又云設于稻南簋西鄭注簋西黍稷
西也簋西爲黍稷西則稻南爲簋南經互言以見義可知
黍稷在簋稻在簋也禮又云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簋粱右
執桴以降此又粱在簋之確證今本誤作左擁簋粱阮氏校勘
記云石經通解敖本揚本李本宋本義疏官本並作左擁
簋粱謹按曲禮執食興疏引此禮正作左擁簋粱擬從簋

字紹蘭謂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經當作簠梁難者云經言左擁簋梁既言簋又言梁言簋見黍稷言梁見簠明是簠簋兼舉若云簠梁梁本應在簠但言左擁簠則梁自見何必贅言梁或言左擁梁則簠亦見何必贅言簠簠簋二器左手難于兼持故經文言擁鄭注訓擁爲抱是左抱簋及簠右執渚以降也今知不然者經云左擁簠梁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經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渚西是黍稷之簋宰夫所設梁則公所親設以示殷勤故賓重公所設左擁簠梁右執渚

以降堂爲尊處欲于階下食之耳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則宰夫所設之黍稷不取明矣不取黍稷何得有簋其爲簋梁明矣若云梁本在簋言簋不必贅言梁言梁不必贅言簋則聘禮明云兩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簋繼之梁在北言簋兼言黍稷言簋兼言梁經有明文未爲贅也說文不言簋盛稻粱其說同于包咸論語公冶長篇瑚琏也包注瑚琏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簋簋簋簋總承黍稷器爲文然則許說亦舉黍稷以包稻粱其實當云簋稻粱圓器也皇氏義疏謂簋盛黍稷簋盛稻粱斯爲誤

矣

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
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
禮可矣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
欲君行一臣行二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
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紹蘭按晏子春秋內
篇晏子使魯仲尼命問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
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

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慙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慙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

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鄭義本此賈疏云此文出齊語晏子辭誤

左氏僖二十八年子

犯曰君取一臣取二昭十三年子服
惠伯引諺曰主一臣二皆非此義

王氏經說卷第一終

王氏經說卷第二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禮記

將入門問孰存

曲禮云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又云將入戶視必下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將入門下有闕文據列女傳孟母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

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是外傳將入門下當有問孰存三字又二傳皆稱禮則古本曲禮將上堂之上當有將入門問孰存六字鄭注聲必揚云警內人也注視必下云不干掩人之私也皆本孟母說

刑不上大夫

曲禮刑不上大夫鄭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引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

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引異義禮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戶肆諸市大夫戶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陳氏疏證曰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煩爲劇李氏集解九家虞翻劇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舉重也虞云渥大刑也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劇周禮醢人司烜氏毛詩韓奕諸疏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

如其刑剝之剝鄭治費氏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說無不解爲刑罰也紹蘭按論語憲問篇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侃義疏引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則殷禮亦同古周禮說檀弓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彼注云大夫於朝士於肆亦從古周禮說也鄭說周易其刑剝爲屋中刑之亦卽令人不見之義故駁異義以適甸師氏爲刑不上大夫漢書賈誼傳說刑不至大夫云其有大譴大何之域者問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
盤而加也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
使摔抑而刑之也此賈誼以不執縛係引不使人頸盤不
摔抑爲刑不上大夫也較駁異義又不同

君天下曰天子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
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孔疏引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
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
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

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禮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陳氏疏證云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上當爲興上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

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公羊成八年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何休解詁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紹蘭按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是古尚書明傳天子有爵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答以天子一位是孟子說亦與孟京說同鄭駁是也

稽顙

禮記檀弓稽顙而后拜說文頁部顙額也段若膺注曰九

拜中之頓首必重用其顙故凡言稽顙者皆謂頓首非稽首也公羊傳曰再拜顙者卽拜而后稽顙也何曰顙者猶今叩頭按叩頭經之頓首也紹蘭按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五曰吉擗六曰凶擗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檀弓拜而后稽顙鄭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鄭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是稽首者頭至地說文禾部稽留止也稽首謂頭至地稍稽留之頓首者頭叩地稽顙者觸地無容至地別於叩地叩地別於觸地無

容三者判然不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昭公再拜顙子家駒再拜顙何休解詁云顙者猶今叩頭矣注不言卽今叩頭而言猶以別之則稽顙非卽叩頭近乎顙首之頭叩地耳禮經無顙首之事惟左氏文七年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顙首於宣子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九顙首而坐皆遠乎觸地無容之稽顙至左氏昭八年傳桓子稽顙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稽顙雖非喪禮之稽顙然亦與顙首之頭叩地者迥不同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注云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白虎通崩薨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即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紹蘭按上引檀弓曰此稱又曰明謂檀弓又曰以下乃檀弓逸文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亦不見於今檀弓卽其證此

文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紕衣以證上文天子問諸侯
薨哭之之義又引逸檀弓遣大夫弔詞以證上文使大夫
弔之之義一哭一弔文義各自相承如盧說讀遣大夫句
絕則弔詞曰以下二十一字上無所承下無所麗直爲贅
文矣

周主重徹焉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鄭注始死未作
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旣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
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

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異義戴禮及公羊

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

見本疏

之上有虞主二字

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

此十字見御覽居處部

春秋左

氏說徙主祔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

見御覽禮儀部

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

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

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

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

虞埋重於道左

見本疏

紹蘭按士喪禮遷於祖用軸重先奠

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是重柩相隨也既夕甸人抗重
出自道左倚之是柩將出重倚道左也既夕記朝於禩廟
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是柩將入廟重止
門西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是埋重
於道左也然則始死作重虞作桑主練作栗主禮本相因
練而埋虞主猶虞而埋重重埋道左卽知虞主亦埋道左
道左者謂廟門外之道東漢時有鑿木樹於道側是其遺
制矣重不入廟故不埋廟中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
休解詁云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是

又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埋處不同亦非禮意鄭駁爲長

高禘

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禘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爭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御覽引鄭記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禘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高禘焉姜嫄禘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禘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孔疏云

蔡邕以爲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高尊之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禘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禘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娥簡狄吞齔子之後後王以爲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據此言之則郊禘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至高

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爲禰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禰神以配天其古咎先禰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禰紹蘭按鄭注立其祠謂立禰官之祠不謂立高辛之祠焦喬答王權祀之以配帝謂祀禰官以配帝不謂以高辛配帝然則高禰非由高辛氏而得稱故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禰是也禰者所以祈子孫之祀也魯頌閟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禰宮也姜嫄以從祀郊禰生稷周人祀禰卽以姜嫄爲配故稱其廟爲禰宮以此例之則簡狄亦從祀郊

禘生契商人祀禘自以簡狄爲配亦稱其廟爲禘宮更知
高禘之稱不由高辛氏而起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要
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禘而生契高禘者
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
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是劉向之說亦與月令
章句同

豈不可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鄭注土周

塋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

之何

鄭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

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

鄭注

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

召公謂

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

鄭注欲其斂于宮中則葬當載之也斂于宮中則葬當載之

史

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鄭注言是豈于禮不

可不

史佚行之

鄭注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

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

始也孔疏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答云豈

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釋

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紹蘭按古

人語氣有緩急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不康禋祀毛傳不康康也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毛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此亦以不顯爲顯不承爲承緩氣言之也論語陽貨篇患得之何氏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皇氏義疏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呼患不得爲患得之此又以得爲不得急氣言之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此亦急氣言之故呼試不可爲試可然則周公曰豈不可謂豈可也緩氣言之故呼豈可爲豈不可召公未審其語

氣因失其情是豈不可當連讀故鄭注云言是豈於禮不可足知康成三字連讀孔疏乃讀豈爲句不可爲句釋文乃讀周公曰豈絕句又讀鄭注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皆於文甚爲不詞且果如此讀法則周公辭意甚明召公必不至錯聽而誤會其意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此言非禮之事而子游曰知禮鄭注咄之亦周公曰豈不可之證也

師保疑丞

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

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北堂書鈔引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孔廣林曰鄭君注書傳

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注周禮保氏引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鄭從今尙書說矣故注考工記王公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紹蘭按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此孟堅說司馬司徒司空之義與今尙書說

合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

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之官百舉成數也然則今尙書

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爲夏制明矣又鄭注書傳云后

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其工爲六卿

見路史疏乞紀夏后紀下

是唐虞時

司徒司馬爲六卿不爲三公故知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

爲夏制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公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

司空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

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

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
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此周制與古周禮說及
許氏異義合

燔柴於輿

禮器燔柴於輿夫輿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
輿當爲甕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饗饗也
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
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異義竈神今禮大戴記
見本疏大字據御覽補禮器云燔柴於竈夫竈者老婦之
以下依孔廣林所輯

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禮器正義引燔柴盆瓶之事不列其文御覽亦止有禮器云竈者老婦之

祭九字今補

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

依三字

楚歲時記增

祀以爲竈神

御覽不載古周禮說見歲時記

謹案月令孟夏之月

其三字依

祀竈五祀之神

御覽增

王者所祭古之有功

德於人

此七字御覽無

非老婦也

此許君謹案見通典五十一吉禮十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八五祀類正義但云許君謹案同周禮

鄒駁之云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

祀竈禮設主於竈陴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

馬上公也其尊如是王者祭之

此八字正義有御覽無

今但就竈陴

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

正義作但就竈陴一何陋也正義但引祝融至陋也

六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

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性饋食禮云尸饌而祭饔飧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于陘而祭之乎

正義引云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至于禮乖也與此不同見通典吉禮十禮記禮器正義

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

曰泰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

禮儀八
五祀御覽

陳氏疏證曰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
器破與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與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
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與大戴作竈與竈聲近
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與旣又迎尸入與二
事一時故竈或誤與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
婦之祭猶勾龍爲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
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饋饗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爲
正紹蘭按與竈二事而實一禮據其先席于門之與而言

曰與據其設主於竈陘而言曰竈名異而非二禮鄭必破
與爲爨者以盛於盆尊于瓶是饔饔饔饔所有事與祀竈
之陳鼎俎者迥別非但與五祀之火宮無步亦且與七祀
之竈神不同然則祭竈以老

祭先炊特祭老婦足知

竈尊而老婦卑猶火神尊而竈卑禮器所言非祭火神亦
非祭竈是祭老婦先炊何得從大戴侯竈饔饔聲固不近與
說文六部竈从火𠂔聲饔饔部齊謂炊饔曰象持甑口爲
竈口𠂔推林內火𠂔籀文饔省是篆文𠂔與籀文𠂔形近
致譌不關聲遠又爨炊一事而雙聲鄭欲明饔與先炊祭

名神名音義皆合故不從或作竈而破輿爲爨說甚精確
陳氏非之誤矣

逮闇而祭

禮器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鄭注謂舊時也

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紹蘭按

闇天未明也淮南子汜論訓夏后氏祭于闇高誘注云于
室中中夜祭之也孔疏云言季氏祭于宗廟逮至日闇而
行祭禮也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
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紹蘭謂闇者日

未出天未明非日已入而闇若如孔云日闇卽當繼燭何以記云日不足乎且俄頃之間又何以云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而有司皆跛倚以臨祭乎孔疏失之

不辭

玉藻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鄭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孔疏云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載次食載乃至肩至肩則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紹蘭按上文云客祭主人辭曰

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正辭者主人辭非謂客辭雜
記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
吾子是作而辭者皆謂主人故孔子云食我以禮然則食
於季氏不辭亦謂祭時季氏不作而辭疏乃以爲孔子不
辭誤

紛帨

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
者紹蘭按紛卽帨之假借字方言大巾謂之帨郭注江東

通呼巾帟耳說文巾部帟楚謂大巾曰帟从巾分聲

投殷之後於宋

樂記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孔疏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說文宋居也从宀木讀若送錢氏斟詮曰宋从宀从木木社木也宀屋也白虎通義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勝國之社則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攷宋字自周武以前無之特爲此而起亦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

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滓滅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夫子于黃帝堯舜禹後皆曰封獨殷後曰投蓋當時武庚叛亡繼殷者有不能不處疏遠之勢如箕子尙置于朝鮮朝鮮在海之東北宋在海之東南其方不同其例則一紹蘭按錢說木爲社木爲屋宋于文木在宀下社木不得在屋下且稱社木亦嫌與夏松殷柏周栗相混今據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公羊哀四年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擯之擯其上而柴其下何休注擯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

爲有國者戒蓋奄其上而棧其下

賈疏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公羊云揜其上

卽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然則宋从六者卽公羊所云揜其上郊特牲所云屋之也義取不受天陽从木者卽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棧其下也義取不通地陰矣

子羔之襲也

雜記子羔之襲也玄冕一鄭注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紹蘭按史記衛世家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是子羔嘗爲大夫故得襲玄冕鄭云未聞蓋偶有未照矣

左氏哀十五年傳杜注亦

云子羔衛
大夫高柴

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
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曰國行曰公厲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
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今時民
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
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
爲之謬乎孔疏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

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
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
之紹蘭按說文示部祗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
祗司命風俗通義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今民間獨
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
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郡亦多有皆祠以豬率以春秋
之月據春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康成謂司命文
昌第四星祭法之司命鄭注以爲小神居人閒司察小過
主督察三命此二司命名同而實異風俗通稱齊地及汝

南尊重司命皆祠以豬卽許云以豚祠之司命則是祭法
居人閒察過小神乃謂爲周禮禋燎之文昌應說誤也

故祀以爲稷

祭法是故厲山氏之王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召誥孔疏引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
后稷配食者郊特牲孔疏引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
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

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
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
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
嶽而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
卽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
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昉昉原隰下云疏作下黍稷或或
疏譌或或或爲或云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稷疏然則稷者原隰之
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紹蘭按左氏昭二十

九年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班固同今孝經說

制國不過千乘

坊記故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

乘孔疏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陳氏異義疏證曰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紹蘭按論語馬融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是依周禮苞氏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是依王制孟子二說不同據坊記鄭注方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則千乘須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馬云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者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

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是知地雖七百里五百里四百里其賦稅皆不得過千乘坊記所謂制國不過千乘以此也何休注公羊謂十井爲乘同苞氏說異義云天子萬乘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孟子作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得出千乘以十乘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十里者千十里爲成成出十乘是千成得萬乘也大夫百乘者地官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鄙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其制三等
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
四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畹畹百爲夫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
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
畿內公卿大夫三等采地之制

通典田制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畹畹百爲夫

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志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四車
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
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四車
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此說萬乘千乘百乘之
制最爲簡明唯一封三百六十六里句誤當爲一封三百
一十六
里有奇

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

射義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
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黜又
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蓋勵有存者鄭注云稱猶言也行也句者不句言
有此行不句可以在此賓位也句紹蘭按鄭解稱猶言又
解猶行謂稱道兼言道行道二義也者不二字總正文兩
者不解之有此行之行總幼壯孝弟以下好學不倦以下
而言與解稱爲行也之行不同故釋文上行字無音下行
字音下孟反又出者不二字云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
又以言有此行不五字絕句疏以行也與者不連讀誤也
至正文兩者不上者不當與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
俗修身以俟死連爲一句下者不當與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旋期稱道不亂連爲一句釋文乃竟以者不二字自爲一句蓋據鄭注爲讀不知鄭以者上詞緜故刺取者不二字作注非讀二字爲一句也此又陸之失也

大戴禮

三句烈而距

王言篇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孔氏補注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紹蘭按孔言其數而未言句烈及距之義句卽句股之句烈卽列之借字距卽矩

之異文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

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

趙君卿注應圓

之周橫者謂之廣

股修四

應方之匪從者謂之修股亦修修長也

徑隅五

然

句亦廣廣矩也相應之率徑直隅角也亦謂之弦

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

四五是言折矩以橫一爲句從一爲股而徑以求其弦卽

得三隅又方而半之爲矩環之爲規故韓子云規矩既設

三隅乃列

揚推篇

是爲句列是爲矩也三井而句烈三句烈

而距其義蓋如此

食先黍稷而飯稍粱

禮三本篇食先黍稷而飯稻梁孔氏補注云黍稷簋實正饌也稻梁簋實加饌也飯啖之也食禮今存者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簋梁右執湑以降公辭賓升三飯卒食坐取梁與醬以降奠于階西黍稷先設乃不親徹者蓋以賓所不飯故也紹蘭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是黍稷宰夫所設又云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于湑西是梁公所設故下言賓左擁簋梁右執湑以降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也然則三飯卒食取梁以降坐奠階西重公設故示親徹非謂不飯黍稷經云賓卒食會飯鄭注

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粢經又云不以醬
漬鄭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
庶羞互相成也如鄭所言是加飯用稻粢正飯用黍稷之
明證孔謂黍稷實所不飯失之矣

分夫婦之駒也

夏小正五月頒馬分夫婦之婦也孔氏據約補注云分夫
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止其妊育也諸氏襄七集
解云分牝牡紹蘭按傳崧卿本作分大夫卿之駒證以三
月頒冰傳分冰以授大夫也經傳文例竝與此同則作大

夫卿者是也一本作夫卿脫去大字尤足證夫婦之譌蓋
大夫卿誤爲夫卿夫卿又誤爲夫婦也

初昏南門見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孔
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是
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
爲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
見相屬大衍術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
見乃誤讀之故耳紹蘭案小正初昏凡六見

正月初昏參
中四月初昏

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并此初昏南門見而六初昏之

下必記以星所以正天時重民事也經于四月言初昏南
門正傳說之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壹正卽謂四月
初昏言正足以該見則南門四月已壹見故經于十月言
初昏南門見傳又說之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前
後經傳之文自相證明則初昏南門見五字連文與初昏
南門正五字連文同例不得分初昏別爲一節而解爲始
昏姻也明矣取婦之時已于二月綏多女士記之固不煩
再記其初孔氏乃援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之文以爲

是月始令民昏逮來歲仲春而止果如所說夏時昏娶以
霜降爲始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豳風七月篇九月肅霜
而小正九月竟不言嫁娶之事且周語單襄公曰駟見而
隕霜天駟爲房見于戌月房亦謂之辰小正九月云辰繫
于日此時霜旣隕矣其下當云取婦之始也而小正亦竟
無文是知孫卿所稱霜降逆女本指九月孔氏據爲十月
始婚之徵於義無取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

也納之君也臧氏經義雜記曰徧攷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卯蒜疑當爲納韭卯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卯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卯蒜者本如卯納者納之君夫卯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紹蘭按小正記菜不必盡爲祭用五月啟灌藍蓼說文蓼辛菜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鄭注以爲人君燕食明非祭品說文蒜葷菜爾雅釋文引說文一本云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說文同玉藻膳于君有葷鄭注膳美

菜也葷薑及辛菜也許謂葷菜之美鄭解葷有辛菜則蒜
在辛菜中是獻膳于君用蒜正與納卵蒜同義似非漢以
後人附會也卵蒜者蒜顆大如卵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
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箇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
物一由爲一塊蒜顆是俗閒常語耳故陳思王鵠雀賦曰
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崔豹古今注蒜卵蒜也俗謂之小蒜
外國有蒜十子共爲一株二籜裏之名爲胡蒜尤辛于小
蒜俗人謂之大蒜桂氏札樸引莊氏說納卵蒜當爲納民祿民古
文作史隸譌作卵又于祿上加艸紹蘭謂小正明云卵蒜
也者本如卵者也果如莊說則是民祿也者本如民者也
尤不然矣

王氏經說卷第二終

王說二

天